

评点本

金庸武侠全集

射雕英雄传
四

文化艺术出版社

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

射雕英雄传

四

文化艺术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一回	鸳鸯锦帕	(1347)
第三十二回	湍江险滩	(1396)
第三十三回	来日大难	(1433)
第三十四回	岛上巨变	(1455)
第三十五回	铁枪庙中	(1501)
第三十六回	大军西征	(1542)
第三十七回	从天而降	(1584)
第三十八回	锦囊密令	(1628)
第三十九回	是非善恶	(1663)
第四十回	华山论剑	(1698)
附录一：成吉思汗家族		(1741)
附录二：关于“全真教”		(1772)
后 记		(1781)

第三十一回 鸳鸯锦帕

一灯大师低低叹了口气道：“其实真正的祸根，还在我自己。我大理国小君，虽不如中华天子那般后宫三千，但后妃嫔御，人数也是众多，唉，这当真作孽。想我自来好武，少近妇人，连皇后也数日难得一见，其余贵妃宫嫔，哪里还有亲近的日子？”说到此处，向四名弟子道：“这事的内里因由，你们原也不知其详，今日好教你们明白。”

黄蓉心道：“他们当真不知，总算没有骗我。”只听一灯说道：“我众妃嫔见我日常练功学武，有的瞧着好玩，缠着要学，我也就随便指点一二，好教她们练了健身延年。内中有一个姓刘的贵妃，天资特别颖悟，竟然一教便会，一点即透，难得她年纪轻轻，整日勤修苦练，武功大有进境。也是合当有事，那日她在园中练武，却给周伯通周师兄撞见了。那位周师兄是个第一好武之人，生性又是天真烂漫，不知男女之防，眼见刘贵妃练得起劲，立即上前和她过招。周师兄得自他师哥王真人的亲传，刘贵妃哪里是他对手……”

周伯通的性格特点，缺少一个必然的“因”缘。作者给这位武功大师，定下了“天真烂漫”的性格基调，便可以随意创造他的行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黄蓉低声道：“啊哟，他出手不知轻重，定是将刘贵妃打伤了？”

一灯大师道：“人倒没有打伤，他是三招两式，就以点穴法将刘贵妃点倒，随即问她服是不服。刘贵妃自然钦服。周师兄解开她的穴道，甚是得意，便即高谈阔论，说起点穴功夫的秘奥来。刘贵妃本来就在求我传她点穴功夫，可是你们想，这门高深武功，我如何能传给后宫妃嫔？周师兄这么说，正是投其所好，当即恭恭敬敬的向他请教。”

不传点穴功夫给后宫妃嫔，是为了防止不测之变。

黄蓉道：“咳，那老顽童可得意啦。”一灯道：“你识得周师兄？”黄蓉笑道：“咱们是老朋友了，他在桃花岛上住了十多年没离开一步。”一灯道：“他这样的性儿，怎能耽得住？”黄蓉笑道：“是给我爹爹关着的，最近才放了他。”一灯点头道：“这就是了。周师兄身子好罢？”黄蓉道：“身子倒好，就是越老越疯，不成样儿。”指着郭靖，抿嘴笑道：“老顽童跟他拜了把子，结成了义兄义弟。”

一灯大师忍不住莞尔微笑，接着说道：“这点穴功夫除了父女、母子、夫妇，向来是男师不传女徒，女师不传男徒的……”黄蓉道：“为什么？”一灯道：“男女授受不亲啊。你想，若非周身穴道一一摸到点到，这门功夫焉能授受？”黄蓉道：“那你不是点了我周身穴道么？”那渔人与农夫怪她老是打岔，说些不打紧的闲话，齐向她横了一眼。黄蓉也向两人白了一眼，道：“怎么？我问不得么？”一灯微笑道：“问得问得。你是小

女孩儿，又是救命要紧，那自作别论。”黄蓉道：“好罢，就算如此。后来怎样？”

一灯道：“后来一个教一个学，周师兄血气方刚，刘贵妃正当妙龄，两个人肌肤相接，日久生情，终于闹到了难以收拾的田地……”黄蓉欲待询问，口唇一动，终于忍住，只听一灯接着道：“有人前来对我禀告，我心中虽气，碍于王真人面子，只是装作不晓，哪知后来却给王真人知觉了，想是周师兄性子爽直，不善隐瞒……”黄蓉再也忍不住，问道：“什么事啊？什么事闹到难以收拾？”一灯一时不易措辞，微一踌躇才道：“他们并非夫妇，却有了夫妇之事。”

黄蓉道：“啊，我知道啦，老顽童和刘贵妃生了个儿子。”一灯道：“唉，那倒不是。他们相识才十来天，怎能生儿育女？王真人发觉之后，将周师兄捆缚了，带到我跟前来让我处置。我们学武之人义气为重，女色为轻，岂能为一个女子伤了朋友交情？我当即解开他的捆缚，并把刘贵妃叫来，命他们结成夫妇。哪知周师兄大叫大嚷，说道本来不知这是错事，既然这事不好，那就杀他头也决计不干，无论如何不肯娶刘贵妃为妻。当时王真人叹道：若不是早知他傻里傻气，不分好歹，做出这等大坏门规之事来，早已一剑将他斩了。”

黄蓉伸了伸舌头，笑道：“老顽童好险！”

一灯接着道：“这一来我可气了，说道：‘周师兄，我确是甘愿割爱相赠，岂有他意？自古道：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区区一个女子，又当得什么大事？’”

想是周伯通当作好玩的事情，说给了王真人。

段皇爷以一国之尊，能以“学武之人”的身份与王真人、周伯通相往来，真也得。

此刻又是俗人的口吻了。

黄蓉急道：“呸，呸，伯伯，你瞧不起女子，这几句话简直胡说八道。”那农夫再也忍不住了，大声道：“你别打岔，成不成？”黄蓉道：“他说话不对，我定然要驳。”在渔、樵、耕、读四人，一灯大师既是君，又是师，对他说出来的话，别说口中决不会辩驳半句，连心中也是奉若神圣，这时听得黄蓉信口恣肆，都不禁又惊又怒。

一灯大师却并不在意，继续讲述：“周师兄听了这话，只是摇头。我心中更怒，说道：‘你若爱她，何以坚执不要？倘若并不爱她，又何以做出这等事来？我大理国虽是小邦，难道容得你如此上门欺辱？’周师兄呆了半晌不语，突然双膝跪地，向着我磕了几个响头，说道：‘段皇爷，是我的不是，你要杀我，也是该的，我不敢还手。’我万料不到他竟会如此，一时无言可对，只道：‘我怎会杀你？’他道：‘那么我走啦！’从怀中抽出一块锦帕，递给刘贵妃道：‘还你。’刘贵妃惨然一笑，却不接过。周师兄松了手，那锦帕就落在我的足边。周师兄更不打话，扬长出宫，一别十余年，此后就没再听到他的音讯。王真人向我道歉再三，跟着也走了，听说他是年秋天就撒手仙游。王真人英风仁侠，并世无出其右，唉……”

黄蓉道：“王真人的武功或许比你高些，但说到英风仁侠，我看也就未必胜得过伯伯。他收的七个弟子就都平平无奇，差劲得很。那块锦帕后来怎样？”

四弟子心中都怪她女孩儿家就只留意这些手

黄蓉恨着丘处机，一有机会，就要说全真七子的坏话。

帕啦、衣服啦的小事，却听师父说道：“我见刘贵妃失魂落魄般的呆着，心中好生气恼，拾起锦帕，只见帕上织着一幅鸳鸯戏水之图，咳，这自是刘贵妃送给他的定情之物啦。我冷笑一声，却见一对鸳鸯之旁，还绣着一首小词……”黄蓉心中一凛，忙问：“可是‘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那农夫厉声喝道：“连我们也不知，你怎么又知道了？老是瞎说八道的打岔！”哪知一灯大师却叹道：“正是这首词，你也知道了？”

此言一出，四大弟子相顾骇然。

郭靖跳了起来，叫道：“我想起啦。那日在桃花岛上，周大哥给毒蛇咬了，神智迷糊，嘴里便反来覆去的念这首词。正是，正是……四张机，鸳鸯织就……又有什么什么头先白。蓉儿，还有什么？我记不得了。”黄蓉低声念道：“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

郭靖伸掌一拍大腿，道：“一点儿也不错。周大哥曾说美貌女子见不得，一见就会得罪好朋友，惹师哥生气，又说决不能让她摸你周身穴道，否则要倒大霉。蓉儿，他还劝我别跟你好呢。”黄蓉嗔道：“呸，老顽童，下次见了，瞧我拧不拧他耳朵！”忽然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道：“那天在临安府，我随口开了个玩笑，说他娶不成老婆，老顽童忽然发了半天脾气，颠倒为了这个。”郭靖道：“我听瑛姑念这首词，总好像是听见过的，可是始终想不起来。咦，蓉儿，瑛姑怎么也知道？”黄蓉叹道：“唉，瑛姑就是那位刘贵

周伯通为人处事常常呈现双重性格：既有违反礼念的一面，又有遵从逻辑的一面。

妃啊。”

四大弟子中只有那书生已猜到了五六成，其余三人都极是惊异，一齐望着师父。

一灯低声道：“姑娘聪明伶俐，果真不愧是药兄之女。刘贵妃小名一个‘瑛’字。那日我将锦帕掷了给她，此后不再召见。我郁郁不乐，国务也不理会，整日以练功自遣……”

黄蓉插嘴道：“伯伯，你心中很爱她啊，你知不知道？若是不爱，就不会老是不开心啦。”四大弟子恼她出言无状，齐声叫道：“姑娘！”黄蓉道：“怎么？我说错了？伯伯，你说我错了么？”

一灯黯然道：“此后大半年中，我没召见刘贵妃，但睡梦之中却常和她相会。一天晚上半夜梦回，再也忍耐不住，决意前去探望。我也不让宫女太监知晓，悄悄去她寝宫，想瞧瞧她在干什么。刚到她寝宫屋顶，便听得里面传出一阵儿啼之声。咳，屋面上霜浓风寒，我竟怔怔的站了半夜，直到黎明方才下来，就此得了一场大病。”

黄蓉心想他以皇帝之尊，深更半夜在宫里飞檐走壁，去探望自己妃子，实在大是奇事。四弟子却想起师父这场病不但势头凶猛，而且缠绵甚久，以他这身武功，早就风寒不侵，纵有疾病，也不致久久不愈，此时方知当年是心中伤痛，自暴自弃，才不以内功抵御病魔。

黄蓉又问：“刘贵妃给你生了个儿子，岂不甚好？伯伯你干么要不开心？”一灯道：“傻孩子，这孩子是周师兄生的。”黄蓉道：“周师兄早

只有在这种“传奇”小说中，皇帝才会飞檐走壁去看妃子，妃子的寝宫才会传出儿啼之声。

就走啦，难道他又偷偷回来跟她相会？”一灯道：“不是的。你没听说过‘十月怀胎’这句话吗？”

黄蓉恍然大悟，道：“啊，我明白啦。那小孩儿一定生得很像老顽童，两耳招风，鼻子翘起，否则你怎知不是你生的呢？”一灯大师道：“那又何必见到方知？这些日子中我不曾和刘贵妃亲近，孩子自然不是我的了。”黄蓉似懂非懂，但知再问下去必定不妥，也就不再追问。

只听一灯道：“我这场病生了大半年，痊愈之后，勉力排遣，也不再去想这回事。过了两年有余，一日夜晚，我正在卧室里打坐，忽然门帷掀起，刘贵妃冲了进来。门外的太监和两名侍卫急忙阻拦，但哪里拦得住，都被她挥掌打了开去。我抬起头来，只见她臂弯里抱着孩子，脸上神色惊恐异常，跪在地下放声大哭，只是磕头，叫道：‘求皇爷开恩，大慈大悲，饶了孩子！’

“我起身一瞧，只见那孩子满脸通红、气喘甚急，抱起来细细查察，他背后肋骨已折断了五根。刘贵妃哭道：‘皇爷，贱妾罪该万死，但求皇爷赦了孩子的小命。’我听她说得奇怪，问道：‘孩子怎么啦？’她只是磕头哀求。我问：‘是谁打伤他的？’刘贵妃不答，只哭叫：‘求皇爷开恩饶了他。’我摸不着头脑。她又道：‘皇爷赐我的死，我决无半句怨言，这孩子，这孩子……’我道：‘谁又来赐你死啦？到底孩子是怎生伤的？’刘贵妃抬起头来，颤声道：‘难道不是皇爷派侍卫来打死这孩子么？’我知事出跷蹊，忙问：‘是侍卫打伤的？哪个奴才这么大胆？’刘贵妃叫道：

既然与妃嫔不喜亲近，又何以会害这么重的心病？

‘啊，不是皇爷的圣旨，那么孩子有救啦！’说了这句话，就昏倒在地下。

“我将她扶起，放在床上，把孩子放在她身边。过了半晌，她才醒了转来，拉住我手哭诉。原来她正拍着孩子睡觉，窗中突然跃进一个蒙了面的御前侍卫，拉起孩子，在他背上拍了一掌。刘贵妃急忙上前阻拦，那侍卫一把将她推开，又在孩子胸口拍了一掌，这才哈哈大笑，越窗而出。那侍卫武功极高，她又认定是我派去杀她儿子，当下不敢追赶，径行来我寝宫哀求。

“我越听越是惊奇，再细查孩子的伤势，却瞧不出是被什么功夫所伤，只是带脉已被震断，那刺客实非庸手。可是他又显然手下留情，婴儿如此幼弱，居然身受两掌尚有气息。当下我立即到她的卧室查看，瓦面和窗槛上果然留着极淡的足印。我对刘贵妃道：‘这刺客本领甚高，尤其轻功非同小可。大理国中除我之外，再无第二人有此功力。’刘贵妃忽然惊呼：‘难道是他？他干么要杀死自己儿子？’她此言一出，脸色登时有如死灰。”

黄蓉也是低低惊呼一声，道：“老顽童不会这么坏罢？”一灯大师道：“当时我却以为定是周师兄所为。除他之外，当世高手之中，又有谁会无缘无故的来加害一个婴儿？料得他是不愿留下孽种，贻羞武林。刘贵妃说出此言，又羞又急，又惊又愧，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又道：‘不，决不是他！那笑声定然不是他！’”我道：“你在惊惶之中，怎认得明白？”她道：“这笑声我永远记

将来，还要从这笑声中找出凶手。

得，我做了鬼也忘不了！不，决不是他！”

众人听到这里，身上都骤感一阵寒意。郭靖与黄蓉心中泛起瑛姑的言语容貌，想像当日她说那几句话时咬牙切齿的神情，不禁凜然畏怖。

一灯大师接着道：“当时我见她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就信了。只是猜想不出刺客到底是谁。我也曾想，难道是王真人的弟子马钰、丘处机、王处一他们之中的一个？为了保全全真教的名誉，竟尔千里迢迢的赶来杀人灭口……”

从作案动机查找凶手，此是侦探小说的写法。

郭靖口唇动了一下，要待说话，只是不敢打断一灯大师的话头。一灯见了，道：“你想说什么，但说不妨。”郭靖道：“马道长、丘道长他们都是侠义英雄，决不会做这等事。”一灯道：“王处一我曾在华山见过，人品确是很不错的。旁人如何就不知了。不过若是他们，轻轻一掌就打死了婴儿，却何以又打得他半死不活？”

他抬头望着窗子，脸上一片茫然，十多年前的这个疑团，始终没能在心中解开，禅院中一时寂静无声，过了片刻，一灯道：“好，我再说下去……”

黄蓉忽然大声说道：“确然无疑，定是欧阳锋。”一灯道：“后来我也猜想到他。但欧阳锋是西域人，身材极是高大，比常人要高出一个头。据刘贵妃说，那凶手却又较常人矮小。”黄蓉道：“这就奇了。”

一灯道：“我当时推究不出，刘贵妃抱着孩子只是哭泣。这孩子的伤势虽没黄姑娘这次所受的沉重，只是他年纪幼小，抵挡不起，若要医

东邪、西毒、南帝都这样念念不忘《九阴真经》，只有北丐，于这件事比较洒脱，洪七公还要去想他的丐帮和好吃的食物。

愈，也要我大耗元气。我踌躇良久，见刘贵妃哭得可怜，好几次想开口说要给他医治，但每次总想到只要这一出手，日后华山二次论剑，再也无望独魁群雄，《九阴真经》休想染指。唉，王真人说此经是武林的一大祸端，伤害人命，戕贼人心，实是半点不假。为了此经，我仁爱之心竟然全丧，一直沉吟了大半个时辰，方始决定为他医治。唉，在这大半个时辰之中，我实是个禽兽不如的卑鄙小人。最可恨的是，到后来我决定出手治伤，也并非改过迁善，只是抵挡不住刘贵妃的苦苦哀求。”

黄蓉道：“伯伯，我说你心中十分爱她，一点儿也没讲错。”

一灯似乎没听见她的话，继续说道：“她见我答应治伤，喜得晕了过去。我先给她推宫过血，救醒了她，然后解开孩子的襁褓，以便用先天功给他推拿，哪知襁褓一解开，露出了孩子胸口的肚兜，登时教我呆在当地，做声不得。但见肚兜上织着一对鸳鸯，旁边绣着那首‘四张机’的词，原来这个肚兜，正是用当年周师兄还给她那块锦帕做的。

“刘贵妃见到我的神情，知道事情不妙，她脸如死灰，咬紧牙关，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对着自己胸口，叫道：‘皇爷，我再无面目活在人世，只求你大恩大德，准我用自己性命换了孩子性命，我来世做犬做马，报答你的恩情。’说着匕首一落，猛往心口插入。”

众人虽明知刘贵妃此时尚在在世，但也都不

禁低声惊呼。

一灯大师说到此处，似乎已非向众人讲述过去事迹，只是自言自语：“我急忙使擒拿法将她匕首夺下，饶是出手得快，但她匕首已伤了肌肤，胸口渗出大片鲜血。我怕她再要寻死，点了她手足的穴道，包扎了她胸前伤口，让她坐在椅上休息。她一言不发，只是望着我，眼中尽是哀恳之情。我们两人都不说一句话，那时寝宫中只有一样声音，就是孩子急促的喘气声。

“我听着孩子的喘气，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她最初怎样进宫来，我怎样教她练武，对她怎样宠爱。她一直敬重我、怕我，柔顺的侍奉我，不敢有半点违背我的心意，可是她从来没真心爱过我。我本来不知道，可是那天见到她对周师兄的神色，我就懂了。一个女子真正全心全意爱一个人的时候，原来竟会这样的瞧他。她眼怔怔的望着周师兄将锦帕投在地下，眼怔怔的望着他转身出宫。她这片眼光教我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的想了几年，现在又见到这片眼光了。她又在为一个人而心碎，不过这次不是为了情人，是为她的儿子，是她跟情人生的儿子！

“大丈夫生当世间，受人如此欺辱，枉为一国之君！我想到这里，不禁怒火填膺，一提足，将面前一张象牙圆凳踢得粉碎，抬起头来，不觉呆了，我道：‘你……你的头发怎么啦？’她好似没听见我的话，只是望着孩子。我以前真的不懂，一个人的目光之中，能有这么多的疼爱，这么多的怜惜。她这时已知我是决计不肯救这孩子

人往往对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不珍惜，而在失去之后，才会有难以摆脱的眷恋之情。

伍子胥过韶关，
一夜之间白了
头，看来也并非
虚话。

的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多看一刻是一刻。

“我拿过一面镜子，放在她面前，道：‘你看你的头发！’原来刚才这短短几个时辰，在她宛似过了几十年。那时她还不过十八九岁，这几个时辰中惊惧、忧愁、悔恨、失望、伤心，诸般心情夹攻，鬓边竟现出了无数白发！”

“她全没留心自己的容貌有了什么改变，只怪镜子挡住了她眼光，使她看不到孩子，她说：‘镜子，拿开。’她说得很直率，忘了我是皇爷，是主子。我很奇怪，心里想：她一直爱惜自己的容颜，怎么这时却全不理睬？当下将镜子掷开，只见她目不转瞬的凝视着孩子，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会盼望得这么恳切，只盼那孩子能活着。我知道，她恨不得自己的性命能钻到孩子的身体里，代替他那正在一点一滴失却的性命。”

说到这里，郭靖与黄蓉同时互望了一眼，心中都想：“当我受了重伤，眼见难愈之时，你也是这样的瞧着我啊。”两人不自禁的伸出手去，握住了对方的手，两颗心勃勃跳动，感到全身温暖，当听到别人伤心欲绝的不幸之时，不自禁想到自己的幸福，因为亲爱的人就在自己身旁坐着，因为她的伤势已经好了，不会再死。是的，不会再死，在这两个少年人的心中，对方是永远不会死的。

只听一灯大师继续说道：“我实在不忍，几次想要出手救她孩子，但那块锦帕平平正正的包在孩子胸口。锦帕上绣着一对鸳鸯，亲亲热热的头颈偎倚着头颈，这对鸳鸯的头是白的，这本来

是白头偕老的口彩，但为什么说‘可怜未老头先白’？我一转头见到她鬓边的白发，忽然出了一身冷汗，我心中又刚硬起来，说道：‘好，你们俩要白头偕老，却把我冷冷清清的撇在宫里做皇帝！这是你俩生的孩子，我为什么要耗损精力来救活他？’

“她向我望了一眼，这是最后的一眼，眼色中充满了怨毒与仇恨。她以后永远没再瞧我，可是这一眼我到死也忘不了。她冷冷的道：‘放开我，我要抱孩子！’她这两句话说得十分严峻，倒像她是我的主子，教人难以违抗，于是我解开了她穴道。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一定痛得难当，想哭，但哭不出半点声音，小脸儿胀得发紫，双眼望着母亲，求她相救。可是我心中刚硬，没半点儿慈心。我见她头发一根一根的由黑变灰，由灰变白，不知这是我心中的幻象，还是当真如此，只听她柔声道：‘孩子，妈没本事救你，妈却能教你不再受苦，你安安静静的睡罢，睡罢，孩子，你永远不会醒啦！’我听她轻轻的唱起歌儿来哄着孩子，唱得真好听，喏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们听！”

在瑛姑的心里，南帝与凶手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南帝的幻听！

众人听他如此说，却听不到半点歌声，不禁相顾骇然。那书生道：“师父，你说得累了，请歇歇罢。”

一灯大师恍若不闻，继续说道：“孩子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但随即又痛得全身抽动。她又柔声道：‘我的宝贝心肝，你睡着了，身上就不痛啦，一点儿也不苦啦！’猛听得波的一声，她一